

中华在校生长篇小说征集活动优秀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组织审定推荐



王奕美菲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阳光女孩的  
「小女子小说」

海峡文艺出版社



# 迷惑森林

王奕菲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惑森林/王奕菲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640-748-0

I. 迷…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502 号

**迷惑森林**

---

作者:王奕菲

责任编辑:刘 磊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厦门市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61009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130 千字

印张:5.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748-0/I·475

定价:1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王亦菲

福建漳浦县人。从小热爱艺术，自高二起离开家乡到北京、厦门读书，先后学习了美术、英语与广告等专业。

没有方向感。喜欢漂亮衣服，希望迎风站在冬天的海边，让冷风扑面而来。感到最幸福的是有很开明的父母与兄长，还有几个单纯的好朋友。喜欢小动物，小时候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者。

向往自由自在地真实地生活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希望今后能去很多地方，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大自然，去增长更多的见识。

## 优美的迷惑

### ——读《迷惑森林》

林 焱

迷惑是一种美，几乎所有青年题材文学作品都把困顿与迷惑作为审美对象。文艺复兴时期哈姆雷特式的延宕，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式的忏悔，狂飚突进时期维特式的烦恼。后来是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笔下的“多余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郁达夫式的沉沦。二战之后，英国“愤怒的青年”、法国充满荒诞感的“局外人”、还有美国“垮掉的一代”。再后来，利用视听艺术更直接、更强烈地表达困惑与迷惘则成了地球村里年轻人的审美专利。

我们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方生未熟的果子的滋味，跟生命偶在的个体步入青春期时的心理感受竟是那么相似。有点甜、有点酸、有点涩，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口感”。

《圣经》是这样写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因为他们赤身露体）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的那树上的果子么。（他们承认了）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圣经》里并没有说明他们吃的是什么果子，但后来大家都认为是苹果，许多书上和绘画作品都认为那是苹果，可能青苹果的滋味最有青春的感觉——迷惑的感觉。

心理学告诉我们，自然生命进入成熟时期，从“自律”心理到“他律”心理的转换，是年轻人必然产生许多困惑的理由。社会学告诉我们，年轻人脱离家庭的“主群体”，经由“次群体”（同学、伙伴、恋爱关系等）寻找新的“主群体”定位，是人生最重要的过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人的性心理从受快乐原则的支配第1种系统过渡到受现实原则支配第2种系统，这就是青春的成熟。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更熟悉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青春迷惑的原因与出路。

这些，都是阅读《迷惑森林》的背景，但不是阅读《迷惑森林》的结论。

当我开始阅读《迷惑森林》时，我惊异地感觉到作者王奕菲的从容。叙事的从容与对待生活的从容。掌握语言的能力是一种生命力。《迷惑森林》以及作者的一些同辈人轻而易举地在长篇叙事中表现出的这种生命的从容与成熟，这启发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至少让我们更不屑辩驳那些关于视听艺术、数学艺术会冲击与取代文字艺术的文学保守主义观点。

这部小说描写沿海特区城市一个热爱艺术的女生的感情与生活经历。故事框架并不新鲜，但阅读中所能得到的感受是全新的。这一点，源自于作者对生活与对艺术的细微与敏锐的感觉。王奕菲浸濡在浓郁的艺术氛围里，这使她身上带着很多浪漫与理想，也养成感觉的饱满与敏感。她说，她看到一幅精彩

的绘画艺术作品时，往往会感动得落泪。可想而知，在生活中，在阅读人生的画卷时，她一定也经常感动与落泪。“你看烟花为了什么要飞到天上才开始闪烁，你看小鸟为了什么每夜都停在同一个角落。你是森林，我像小鸟那样的迷惑……”王奕菲说：“当我每次听这首歌曲，其美丽的旋律在木吉他的伴奏下带领我进入一片迷惑的森林，那无奈而又报送的伤感深深地打动着，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就像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所说的，恋人只能在恋人的话语里和“意义的炭火里”找寻自己，因为他或她迫切地需要对恋人捉摸不定的举止作出解释。因此，恋人就像是一位特殊的读者，同时又是一个文本，他必须想尽各种办法，独自去从内部理解文本，再现文本——爱情和文本都没有归宿，它们都必须持续不断地承受意义的巨大压力。

不用过多地追问她在小说中表达的社会观念与社会态度。如果那样的话，她可能将会把率性、坦诚与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袒露用名牌或不名牌的“服装”装饰或掩盖起来。

只觉得《迷惑森林》中描写的“我”投入爱情的姿态就像一个初泳者选择最高的跳台往下跳一样。弹跳起来的那一瞬间，很漂亮、很优雅，落水时却手脚无措水花飞溅得乱七八糟。下一回会慎重些吧。选择与行动会稳重些吧？才不呢，她又攀到情感的最高台上往下跳，还想优雅，还想来点花样动作，但落水时更手脚无措、飞溅起的水花更乱七八糟。

但你不能不为她喝彩。爱情的“跳水”没有规定动作与评分标准。因为年轻、因为率性、因为是鲜活的生命体，从高台上落入爱情的池子里，什么样的动作都好看，都有审美价值。换个成熟得很成熟的人，即使是曾经的跳水专业运动员，怎么跳都难看——正如我们看到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写出的一



些非常成熟的爱情小说一样，文字“动作”很熟练，但写出的爱情不好看。当然，反驳者可以举歌德八十多岁时的爱情为例，真的投入，也还是美丽的，就怕老练到了已经没有真实的爱的感觉。

叙述是一种生命的自然展现。这一代写作者已经成为群体，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通过“写作”技巧的学习与锻炼而进入文学圈，也不靠与职业写作有关的部门的培养与引导而进入文学圈，靠的是对生命的自信与丰富体验。他们与她们中的多数人，再也不把文学创作视为“神圣”，也并不把文学创作当作谋生的手段，伟大或渺小的功利性的动机都被抛弃了，剩下的是生命力的自我发挥。

在《迷惑森林》写作中，作者一层层地渲染了爱情的“迷惑”情景之后，遭遇到情节结构性的“迷惑”——怎样安排多次爱情受挫后的小说的结局？天开云雾爱情重光式的辉煌结局会使整个作品失之于言情的浅俗；惨烈的悲剧性结局也不是作者给予“我”的安排。作者引进了一个“华”以作为“我”对比。同样是爱情受挫者，“华”尝试在痛恨与利用之间，在醒悟与沉沦之间周旋。作者并不赞赏“华”，但小说中的“我”却多少有态度的倾斜，认同了些许“华”对男性的策略性见解。近来有一些标榜或不标榜女权主义的作家在作品中宣泄对男性的百般的刻薄与嘲讽。赞赏也罢、讨厌这些做作的故事也罢，人家太有权这样写了。当然，《迷惑森林》并没有那样极端的态度。我只是觉得，小说中醇厚的意境、丰富的感情色彩，会因为这种并不深刻的倾向而受损失。这种创作中的“迷惑”是这个非常年轻的写作群体的一种共性。他们往往注重情感的抒发而不愿意表达社会的、伦理的评价态度，因为他们年轻而单纯。

王奕菲说，她想做的事很多很多，广告策划、服装设计、平面艺术等等。她对文学投入得并不多。这也是最新一代写作者的共性，他们具有了以往通常认为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千淘万洗，才能达到的文字表达功力，而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和他们还要做的其他很多很多事情一样，都是生命的一段美丽色彩。

阅读《迷惑森林》时，可能感觉到些微忽起忽落的眩晕。因为心理习惯与阅读习惯的差异。作者叙述得很飘逸、很随意，当读者轻松地跟随着飘逸时，作者忽然把叙述的气流中断了，因而你得落下，得眩晕。眩晕后是一种快感，就像乘坐游乐场里的过山车一样。这种感情的过山车，不是每个文学游客都喜欢、都适应的。这就像影视中镜头剪辑的淡入淡出、化入化出语法已经被快节奏的切入切出、跳跃感很强的叠画所代替一样。坐惯了小说“大巴”的读者，要依次上车、坐稳、起动、加速、拐弯、交会车、进站要减速慢行。新一代的小说过山车全不管这些规矩。我甚至不知道，作者下一部“过山车”制造出来后，我还敢不敢乘坐上去，坐了上去再落地之后，是不是会眩晕得无法条理清晰地说出一些赞赏的话。



迷林

坐在清晨公园的长椅上，我拉高了衣领，呵了口气，空气也结了冰。点燃了一根烟，夹在自己细长的手指间。烟温暖着空气，稀释在空气里，在我的手指间灰飞烟灭。掏出钱包里森惟一留给我的东西，一张隧道通行证的收据。当时在森的车里，森随手把他的电话和电子邮箱的地址写在了背面。整整齐齐地保留至今。

面对着眼前的湖面，风摇落了最后一片哀伤的树叶，落叶在寂寞里曼舞，舞落一地寒冷，然后平静地体贴着水面，感受湖水的冰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无辜地在风中战栗，就着湖水顾影自怜。冷风一阵阵吹来，打在脸上，凉飕飕的，如同把脸埋进了雪地里。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在长椅上坐了下来。我微转过脸，他的目光似迟暮的月光，身上散发着秋天的气息，如同这座城市般。

晨练的人们走过湖边，踩在干燥的落叶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游手好闲的小狗，沿着湖畔溜了一圈，带着善良的沉默凝望着这个世界。

我突然涌起一份稚气，弹掉手指间的烟蒂。我很喜欢小狗，喜欢小动物。每只小动物也有不同的性格。我爱它们。它们的眼神里总有着一份对你无言的感激。它们生动真实，总能触动着我的心弦。

公园的对面是我和张越一起经营的一家小酒吧，酒吧的墙面露出赤裸的红砖，体现出特有的粗犷。墙上随意挂满了我精



心挑选的油画。随手拿来的烟缸是一切为二的汽车离合器；酒吧的菜单和饮料单都被刻在一块块钢板上。中央吧台上，总有三三两两的人们坐在高脚椅上聊天，等着 waiter 把酒倒进他们的胃里。这一切看起来，让人觉得更像是一个由画廊改造的酒窖。

装饰这家咖啡店全靠了母亲的帮忙。在我们经营这一切上了轨道并获得了不小收益时，母亲曾羡慕地对我说：“小妹，真希望我能是你啊。”在闽南，通常把最小的女儿称之为小妹，是昵称，小女孩的意思。以前每当母亲叫我小妹时，我总觉得她真的更似我的姐姐。然而那时我却猛然发现一直在我心目中有七十二般本事的母亲突然变成了一只苍老的猴子，显得那样衰老乏力。

“你看烟花为了什么，要飞到天上才开始闪烁。你看小鸟为了什么，每夜都停在同一个角落……。”每当我坐在吧台里，听这首熟悉的音乐响起时，恍惚之间我仿佛又看到了森。我有时想像着和他再次相遇的情景。某一天他意外地来到我经营的这家小酒吧。打算在这里享受一下咖啡的芬芳，放松心情。在他不经意抬眼之间看见了我，或者是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他停在斑马线外等候绿灯亮，我提着刚买的东西从他面前走过……

我还期待与森的再次相遇吗？过去三年了，准确的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没有哪一天把森忘记过。是因为我现在仍是一个人生活？仅仅是因为寂寞吗？曾经，我那样地渴望他容纳这样的我，接受我的一切。也许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他或许和别的女孩一起来喝咖啡。也许正当我走过斑马线时，他正如当年对我一样，在等红灯的时候转过脸来疼惜地注视着另一个女孩的脸……

森在最后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写这封信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我不懂得珍惜自己曾拥有的一切，我爱过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每次看你的信我都很内疚，很讨厌自己。我伤害了你，而且很深……”

“不知道是对是错，”森也曾和我一样就这个问题冥思苦想吗。我想从森那里寻找我渴望的答案，难道森竟也和我一样迷惘吗？“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这话多少有装傻的感觉。森既厌恶那样的自己，又深陷其中。一面不由自主地做出某些事来，一面又站出局外谴责那样的自己。而且森并不爱我，他只是替这样的我感到难过罢了。

在回复森的信里，带着这种不可理喻的固执我写下了这篇文章。并非我的故事有多少动人之处，也许写下这一切只能成为嘲笑自己的证据。人们总喜欢这样劝说别人：忘记过去吧，忘记过去吧。仔细一想这话真的很可笑，别人总以为轻松一句话一切就可以过去了。我不想否定我的过去，我渴望去正视它。我不愿再被昨天无休无止地牵绊。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伤口所发出来的阵阵恶臭，我渴望摆脱掉它所带给我的无休无止的伤害。最后我决定写下它，记录下我曾经有过的一份心情，以此寻求某种解脱。

虽然，森并不爱我……

我的家乡在海边的一座小城里。张越、小唯是我的老乡，那年，我们仨人一同考上了厦门美术学院的油画系。

这所美术学院坐落在厦门鼓浪屿的小岛上。横跨在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那条海域叫做鹭江，每次要出岛到对岸的厦门去都得乘坐轮船公司的轮渡。小岛上大部分都是古老的建筑，带有古朴的色彩。小岛上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所有人都是靠步



行。小岛也是有名的钢琴之乡，走在错综交叉的小道间，经常有从琴键上流淌的音乐声充斥其中。小岛种植许多树木，空气清新。傍晚的沙滩上停泊着归来的小船，日夜兼程的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海岛上不时有白鹭划过优美的弧线。在沙滩上、树丛里或是古老建筑的小道间，总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支起画架用画笔叙述这片宁静的美景。岛上四处充满了平和安详的气氛。没有午夜的喧哗，没有酒水倒入玻璃杯的声音。没有激昂的舞曲。只有潮汐声与白鹭的鸣叫声。

我，张越和小唯合租的是一座两层半的白色老房子。房子建在山上，因为年久失修，每逢台风来临时，总觉得整座房子摇摇欲坠。房租也因此不高。房东是一位单身的老太太，皱纹满脸纵横，因为有皮肤病，每天总在脸上涂抹许多白色的药膏坐在院子里的阳光里，一动不动地坐成了一尊石膏像。

我们三人共同合租的是第二层，三房一厅。房间的摆设相当简单，实际上我们也需要房间里能腾出足够的空间来放置我们的画框。房间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写字用的桌子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家具。客厅的桌子上有一台小音响，房间四面有点剥落的墙挂满了油画作品和随手创作的漫画。

从二楼沿一道很陡已被踩出痕迹的木制楼梯走上去是一个放杂物的小阁楼。出了阁楼就是有客厅大的阳台。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经常在那里画画。因为地势高，可以俯瞰一大片碧蓝的海景。

张越刚走进阁楼，我就背过身去不理她，那天生她什么气实际上倒是记不起来了。张越把一封信放在我面前，走了。打开信封，是几幅漫画：

画面一：小唯愤怒地站在小屋门口对着张越大喊：“还不进去向小羽道歉。”

画面二：还是小屋门口，门口倒竖着张越两条腿。

画面三：张越再次走出小屋，身上插了把刀，血流成注。

画面四：张越最后一次走出小屋，（或者说飞出小屋）这次她长了两只翅膀，头上罩了个光圈。

我忍俊不禁，和张越言归于好。

小羽是我的名字。我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整天忙于工作。这使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甚至以为女人生小孩就如同来潮一样，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自己怀孕的。偶尔保姆带我出去玩时，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在父亲的怀里撒娇时，总觉得无比的惊奇。

我希望成为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她聪慧美丽，善不欺恶不怕。对母亲而言除了流逝的岁月是无法重新开始的，没有什么是不能从头来过的。母亲经营一家室内装饰公司，是做室内设计的专家。她身上具有发号施令的领导气质。把自己的生意打理得有声有色。

记忆中母亲只向我讲过一次父亲。那是在我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一个冬日的下午。

“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问。

母亲难得地放下手里的工作：“一位循规蹈矩的医生。”

“那为什么要分开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因为我们都不愿意为对方放弃某些东西。”

母亲的口气里有着早已准备好回答我这一问题的意味，仿佛早就把这句话写在草稿上，反复阅读过似的。

以后每当我生病时，总会想像着那个把冰凉的听诊器贴在我的胸前的父亲形象，亲切地摸摸我的额头。

母亲一直没有再婚，仿佛也从没有过这样的打算。母亲坚



强积极，她身上总有一种让人难以接近的威严。每次和母亲说话，话未说完母亲便流露出相当不耐烦的神色，对我敷衍了事。记忆里母亲从未流露过对我父亲表示思念或者怨恨等诸如此类的情感，仿佛她的生活里从来未曾有这个人存在过似的。而我也不过是碰巧与母亲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已。

沿着房子的大门出去是一条斜向下的林阴小道，左边是一片公墓，墓碑的周围有肆无忌惮生长的杂草，不知名的人们安静地躺在温暖潮湿的坟墓里。夜晚来临公墓里非常的宁静，一个个在月光映照下泛着轻柔亮光的墓碑显得分外的安详，空气里流动着一丝月光的冰凉。右边是一片小树林，总有小鸟在树林里窃窃私语。林子里有上了年纪的榕树，枝繁叶茂，从树上垂下一簇簇类似根须的东西，就像女人的头发。走出林子，大海在眼前豁然开朗。

站在夕阳里，我把油画颜料挤在调色板上，边和张越交谈着：

“为什么不交个男朋友呢？”张越问。

“不想随便对待自己的感情，如果这样的话，早不是交了一大堆男朋友了。”我认真地说，无限憧憬地望着远方喃喃低语，“爱情……”对这个崇高纯洁的字眼肃然起敬。

“今天我看了本杂志，杂志上说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们打开小老鼠的笼子，第一次喂给它食物。第二次打开笼子时，小老鼠以为又有食物吃，很开心地跑过来，这次却挨了一顿打。第三次再打开笼子时又喂给它食物。反复几次后，每当打开笼子，老鼠便忐忑不安，不知道这次是有吃的还是挨打，后来疯了。还说这犹如爱情。”张越说。

我张大嘴巴，连空气都大吃一惊：“到底什么才是爱情

呢？像那只既充满期待又怀疑不安的小老鼠？”

“更有甚者说一些舞女有时反而比那些一直受正规教育的女人更容易获得爱情，因为爱情也是一门功课需要技巧，而那些舞男舞女们天天泡在这门功课上，反而更懂得驾驭爱情。”

张越摇摇头：“不会是真的吧。”

“我也不知道。”我期待地说：“我想相爱应该是件很美妙的事情；爱情应该是坦诚的吧。”

“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不相信爱情呢？”

“或许这样认为的女人有过很多的不幸。”我停顿了一下，兴高采烈地挥着手中的画笔：“可，为什么不去相信呢。”

究竟什么才是真爱呢？这个话题对我们而言太陌生了。因为我毫无经验，直到那个男孩战战兢兢地敲开了我山顶的房子。

Alen 惶惶不安地站在我面前，一阵清香扑面而来。仿佛他来见你的前一分钟才刚刚洗完澡，身上还残留芬芳的肥皂味，头发也刚滴完最后一滴水滴，微微湿润着，打理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使你禁不住要怀疑他是否随身携带着定型发胶或刷鞋器。

Alen 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帅气、傲慢、酷。不是他装腔作势，而是与身具有的气质。仿佛他生来就是为了美化城市风景而存在的。中学时每每晨操过后 Alen 总躲在楼道偷偷看我。

“当时和你在一起的女孩都会回过头来看我，只有你从来不曾看我一眼。”Alen 不满地回顾着。

不是我故意摆酷，更不是欲擒故纵。只是不太喜欢人人都